

MANON LESCAUT

世界爱情经典名著

曼 侬

〔法〕普雷沃著 张秋红译



MANON LESCAUT

曼 侬

世界爱情经典名著

花城出版社

〔法〕普雷沃著 张秋红译

粤新登字 05 号

曼 侬

[法] 普雷沃 著

张秋红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广彩印务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 插页 123,000 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360-2117-8

1·1821 定价:7.20 元

译 本 序

《曼依》在一七三一年问世之初曾被法国当局当众焚毁。然而，历史显示了这部小说顽强的生命力：二百多年来，《曼依》不仅一直博得广大读者的青睐，而且被普契尼与马斯内分别改编为歌剧，在舞台上久演不衰。

《曼依》的作者系法国多产小说家，在文学史上通称普雷沃神父（1697——1763），在动荡的一生中曾两度从戎，又两度入耶稣会，创作小说，又翻译理查逊小说，编纂史地著作，又主编杂志，著述逾百种，可惜仅有《曼依》传世。

《曼依》，全名为《德·格里欧骑士与曼依·莱斯科的故事》，原系《一个贵族的回忆录》中的一个插曲，后来单独出版。《曼依》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堕入情网而身败名裂的故事，笔力酣畅，技巧熟练，不愧为十八世纪情感小说的典范与后代大众浪漫小说的前驱。

张 秋 红

1995年3月12日于上海

《一个贵族的回忆录》作者序

虽然我本可以把骑士格里欧的奇遇插到我的《回忆录》里去，但那跟《回忆录》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读者发现它们互相分开，也许会感到格外满意。这么长的故事恐怕会过久地打断我本身经历的线索。我丝毫不以为自己具备一丝不苟的作家的长处，但我懂得，叙事应该力戒繁琐，繁琐会害得叙事又拖沓又含糊。贺拉斯有句名言：^①

此时此处说此时此处应该说的话，
其余的搁置一旁，待需要时再说。

要证明如此朴素的真理，甚至不需要如此令人肃然起敬的权威，因为情理乃是这个准则的首要的源泉。

倘若读者大众从我一生的经历中发现某种可爱与有趣之处的话，我就敢于保证：对这个敷衍成篇的故事，读者不会不满意的。从格里欧先生的行为中，读者自会看到一个可怕的典型，

① 贺拉斯（公元前 65—前 8 年），古罗马杰出诗人。此处所引警句系其《诗艺》第 43—44 行，论及作品条理的清晰与优美问题。

这个典型体现了如痴如狂的爱情的力量。我不得不描写一个盲目行事的年轻人，这小伙子拒绝成为幸福的人，偏偏死心塌地地自投罗网，匆匆忙忙地扑向最后的厄运；这小伙子凭借他所有的优良品质本可以建立最辉煌的功勋，可是他却由着性子宁愿过一种默默无闻的流浪生活，也不肯接受命运与大自然的所有赐予；这小伙子早已预见到自己的不幸，却不想回避；这小伙子感受到这种祸患，并被这种灾难压得透不过气来，却不肯用药，虽然人家不断地给他药，虽然这种药随时都可以结束他的苦难；最后毁于是非不分的性格，沦为善与恶的混血儿，形成美好感情与丑恶行为的永久的对照。这就是我所描绘的这幅画的背景。通情达理的人们并不会把这类作品视为无益的作品。除了愉快的阅读的乐趣之外，读者从书中还会发现：世间很少有什么事不能有助于道德教育；据我的愚见，寓教于乐，对读者大众来说，那就是帮了大忙。

每当想起那些道德箴言，发现这些箴言既被重视又被忽视，我们就不能不感到惊讶；我们不禁思索人类的内心深处产生这种怪现象的原因，正是人类的内心世界使我们领略善与完美的观念，而人类的内心世界却在实践中远离这种观念。倘若具有几分才智与风雅的人士愿意研究他们的谈话乃至他们的独自沉思的最常见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的话，他们就不难发现：他们几乎总是转向道德上的某种考虑。他们单独或者和友人一起坦率地谈论美德的魅力，谈论友谊的乐趣，谈论达到幸福的途径，谈论使我们远离幸福的人性的弱点，谈论能够除去这种弱点的良药，在这类谈论中度过时光乃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贺拉斯与布瓦洛指出这类谈话乃是他们构成幸福生活图景的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我们有时究意怎么会如此容易地从那杰出

的思辨中墮落,又同样快地重新回到一般人的水平上来的呢?假如我就要阐明的原因居然令人信服地解释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中的这种矛盾的话,那么,我真是大错特错了;因为所有的道德箴言仅仅是笼统而含糊的道德准则,而要把这种道德准则化为道德与行为细节上的具体应用却是十分困难的。我们谈件事来做例子吧。出身高贵的人们感到温文尔雅与人道主义不失为可爱的美德,并有化美德为行动的倾向;但一到应用时,他们就往往依然束之高阁。这难道真是付诸行动的机会吗?我清楚地知道应该掌握怎样的尺度吗?我没有弄错对象吧?无数异议从中作梗。他们担心由于向往乐善好施、慷慨大度而受骗上当,担心由于显得过于温情脉脉、过于易动感情而被视为软弱无能,总之,担心过多或过少地履行笼统而过于隐晦的人道与仁慈的观念中所包含的义务。在这种犹豫中,只有经验或榜样才能合理地决定内心的倾向。然而,经验并不是人人都能信手拈来的优势,经验取决于每个人在命运的安排下所处的不同地位。如此看来,只剩下榜样才能在化美德为行动时替许多人做标准。正是对于这种读者,这类作品才能极有用处,至少当这类作品出自一位重视荣誉而又通情达理的正人君子之手的时候是如此。作家在这类作品中所陈述的每一个事实都是一个光明的台阶,都是对经验进行补充的一种教育;每一个意外事件都是一个榜样,依据这个榜样,读者可以走向成熟;书中就只差和读者所处的环境相吻合了。整部作品就是令人愉快地付诸实践的一篇道德论文。

看见我在我这个年纪上又拿起笔来,描写命运与爱情的奇遇,严肃的读者或许会生气;不过倘若我刚才所作的思考靠得住的话,那么,这种思考就会为我辩护;倘若这种思考靠不住

的话，那么，我的错误就会成为我的辩辞。

〔注〕正是由于依从爱护这部不起眼的作品的人们的迫切请求，我才决心从书中扫除大多数版本所出现的大量的非常明显的错误。我还作了某些补充，这对于最重要的文字的充实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书中的小花饰与插图自有值得介绍与赞美之处。

目 录

译本序.....	1
《一个贵族的回忆录》作者序	3
第一卷.....	1
第二卷	91

第一卷

和格里欧骑士破题儿第一遭的相逢，那光景我得恳请读者随我作一番回顾。那时节离我动身去西班牙大约只有六个月。虽然难得出门，但我向来疼自己的女儿，这就促使我偶尔也到外面去转转，至于旅程，我总是尽量拣短些的跑。我从外祖父那里，继承的田产得留给女儿，这回就是应她的请求到鲁昂^①，去向诺曼底最高法院递呈子替她办继承手续的。那天我从鲁昂回来，在埃弗勒^②过了一夜，再从那里上路，第二天到帕西^③吃晚饭，算来也走了四十几里路了。进了镇，只见镇上的人一个个都惶恐不安，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他们匆匆忙忙地从家里出来，成群结队地奔到一家破破烂烂的客栈门前去，那里停了两辆有篷马车。几匹马还套在车上，又累又热，好像直冒气，看得出来：这两辆车刚刚到。我停了一会儿，打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可是，镇上的人充满了好奇心，一点儿也不理会我的问题，只管向客栈那儿赶过去，你挤我，我挤你，乱成一团，我

① 鲁昂是法国西北部，旧诺曼底省的省会。现为塞纳滨海省省会。

② 埃弗勒，在鲁昂以南，现为厄尔省省会。

③ 帕西，埃弗勒西面的小镇。

问了半天，还是不得要领。临了，有个押送差役在门口露了面，他肩上斜挂着皮背带，还挎着火枪，我对他招了招手，请他过来。我求他告诉我这乱哄哄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没什么，先生，”他对我说，“不过是十来个窑姐儿罢了，我和我的几个伙计，得把她们一直送到勒阿弗尔·德·格拉斯^①去，再从那里上船，送她们上美洲去。有几个窑姐儿长得实在漂亮，这恐怕就引起这些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的乡巴佬的好奇心了。”

听了这番说明，要不是有个老太婆嚷了起来，把我吸引住了，我恐怕就走了。只见那老太婆双手合掌，从客栈里出来，不住地嚷嚷，说这事儿未免野蛮，说这事儿叫人害怕，叫人可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问她。

“啊！先生，您进来吧，”她回答，“您瞧瞧这光景叫人能不心碎吗！”

好奇心驱使我下了马，把马留给了马夫。我费了好大劲儿，才钻过人堆，挤了进去，果然看到实在叫人伤心的事儿。十二个姑娘，六个六个地用链子从腰间系住，她们中间有个姑娘，瞧她的举止模样，和她的处境简直有天渊之别，换个地方，我准会把她当成头等的大家闺秀。她心头的忧愁和肮脏的衣衫，几乎没有损害她的美貌；她的眼神引起我的敬意和怜悯。虽然链子锁着她，她却尽力转过脸去，避开围观的人群的目光。她这种躲起身来的努力十分自然，好像是由谦虚的感情引起似的。六名押送差役也在屋里，监护着这群不幸的姑娘。我单独拉住那个领头的，请他就这位漂亮姑娘的遭遇透露些情况。他说不出个究竟来，话回得非常笼统。

^① 塞纳河注入大西洋的港口城市，现在就叫勒阿弗尔。

“根据警察总监先生的命令，”他告诉我，“我们把她从妇女救济院^①里领了出来。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她是因为干了好事儿才被关进去的。我在路上问了她好几回，她死活也不肯吐出一个字来。不过，虽然我没有得到过什么命令，要我待她比待别人格外小心，但我却始终对她表现出几分尊重，因为我总觉得她比她那些同伴稍微好些。”那差役接着加了一句：“那儿有个小伙子，这姑娘遭遇不幸的缘故，他或许会比我讲得更详细；他从巴黎跟了她来，一路上流淌眼泪几乎一刻也没停过。他大概不是她的兄弟，就是她的情人。”

我转过脸去，小伙子正坐在屋子的角落里。他好像深深地陷入沉思。那痛苦的模样，我从来没见过比他更令人难忘的了。他的装束十分朴素，但你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出身名门、有教养的人。我走到他的身边。他站了起来；从他的眼睛里，从他的脸上，从他的一举一动中，我发现一种如此优雅、如此高贵的神态，我不禁感到，从我的心头自然而然地涌起要助他一臂之力的愿望。

“但愿我并没有打扰你，”我对他说，在他身边坐了下去，“不知你肯不肯满足我的好奇心，让我了解这位美人儿，我瞧她处境凄凉，想问个究竟，她似乎并不想告诉我。”

他彬彬有礼地回答我，说他不能不让她本人知道就告诉我她是谁，说他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对陌生人保持沉默。

“然而，这些混蛋并不理解的事儿，我倒可以告诉您，”他继续说，一边指了指那些押送差役，“那就是我爱她，爱得如痴如狂，爱得走火入魔，爱得自己成了世上最不幸的人。为了争

^① 妇女救济院，里面附设了收容所，关押妓女和已判刑的女犯。原址曾为硝石厂，现在是家大医院。

得她的自由，我在巴黎什么都用上了。恳求也罢，软磨也罢，硬拼也罢，都无济于事；我拿定主意：哪怕她走向天涯海角，我也跟她走。我眼看就要跟她一起上船，眼看就要上美洲去。”“然而，最不人道的是，这些卑鄙的无赖，”他指着押送差役接着说，“偏偏不肯让我接近她。我原来打算在走出巴黎几十里路的地方公然向他们发起攻击。我请四个人和我合作，这四个人为了一大笔钱，答应帮我的忙。而这帮不讲信义的家伙，拿了我的钱，逃之夭夭，把我单独丢下。由于力量悬殊，成功无望，我不得不放下武器。我向这些押送差役提出请求，无论如何让我跟她走，我自会酬谢他们的。他们一看有利可图，就答应了。每当他们给我自由，让我和情人说说话儿，我就得付给他们报酬。我的钱袋不久就空了，既然我再也掏不出一个铜板了，只要我向她走近一步，他们就露出狰狞的面目，粗暴地把我推开。只要我不顾他们的威胁向她走近一会儿，他们就蛮横无礼地向我举起枪口。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为了让我能够继续步行赶路，如今我不得不在这里卖掉一匹马，这匹马尽管变得虚弱，但我却一直当坐骑用的。”

这番话，虽然他好像说得十分平静，但说完时他却掉了泪。我觉得这真是一段最不同寻常、最令人伤心的遭遇。

“我并不催你向我透露你们的事情的秘密，”我对他说，“不过，倘若有什么事儿我插得上手的话，我会乐意帮你们忙的。”

“唉！”他继续说，“我简直看不到一线希望。我不得不向我这严酷的命运屈服。我得上美洲去。我无论如何要在那里和我所爱的人儿一起获得自由。我已经写了信给我的一个朋友，他会在勒阿弗尔·德·格拉斯帮我忙的。只是为了到那里去，只是为了在路上替我这可怜的人儿减轻些痛苦。”他忧郁地看着他的情人，补充说，“我才陷入困境。”

“好吧，”我对他说，“我这就让你摆脱困境。这儿有几个钱，请你收下吧。我不能帮你别的忙，心里挺不好受。”

我悄悄地给了他四个金路易^①，没让那些押送差役发现，因为我料定，倘若他们知道有这笔钱，他们就会显出一股亲热劲儿来帮他的忙了。我甚至起了念头，想跟他们做笔交易，好替这小伙子争得自由，让他经常和自己的情人说说话儿，一直说到勒阿弗尔。我朝那领头的做了个手势，请他过来。我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他虽然厚颜无耻，但听了我的话也显得不好意思。

“先生，”他带着窘态回答说，“不是我们不肯让他跟那姑娘说话，而是他总想时时刻刻待在她身边；这在我们看来实在是不妥当的；至于他为这种惹人讨厌的事儿拿点钱出来，那也是天经地义的。”

“那么，”我问他，“为了不替你们添麻烦，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他居然壮起胆子问我要两个金路易。我马上就把钱给了他。

“不过，你们可得留心，”我对他说，“千万别露出诈骗的马脚来；因为我已把我的地址留给这个小伙子，好让他把情况告诉我，你们可得记住：到时候，我自有权力叫人收拾你们的。”

我为他花了六个金路易。这年轻的陌生人怀着由衷的感激之情向我道了谢，这种谦谦君子的风度终于使我相信他的出身不同寻常，为他慷慨解囊是值得的。动身前，我对他的情人说了几句话。她答应时的一阵羞怯，显得那么温柔，那么动人，害得我一启程就想起女性这种不可理解的性格不禁思绪翻腾。

由于我又离群索居，这场奇遇的下文，也就无从知道了。两

^① 法国旧金币，值二十个法郎。

年过去了，我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没想到竟有个偶然的機會让我彻底地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从伦敦到了加来^①，与我同行的有我的学生某侯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是在金獅旅社下榻的，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整个白天和第二个晚上。下午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有个过路人正是我在帕西遇见的那個小伙子。他衣衫不整，脸色苍白，越发连上一回都不如了。他手里提了个旧皮箱，分明是刚刚来到这座城市。然而，由于他的相貌实在太漂亮，依然容易认出来，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他。

“我们得，”我对侯爵说，“走上前去同那个小伙子攀谈攀谈。”

小伙子也认出了我，不禁喜出望外，高兴得无法形容。

“啊！先生，”他叫了一声，吻了吻我的手，“我终于能够又一次向您表示我这永不磨灭的感激之情！”

我问他从哪儿来。他回答我说，不久前他从美洲回到勒阿弗尔·德·格拉斯，再从勒阿弗尔经海道来到这里。

“我觉得，您似乎手头上不大宽裕。”我对他说，“上金獅旅社去吧，那是我下榻的地方。我和您聚一聚。”

我当即回去，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他的不幸遭遇和美洲之行的详情细节。我对他百般抚慰，又叮嘱身边的人对他备加照顾，千万不要有什么疏忽之处。他没料到我会催他向我讲述他生平的经历。

“先生，”他对我说，“您待我这么堂堂正正，我心里总在怪自己，好像忘恩负义之徒，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儿。我要把什么都告诉您，不单说我的不幸，我的苦难，连我的荒唐，我

^① 法国北部港口，隔着英吉利海峡跟英国多佛尔相望。